

怪屋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曾 胡 译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第一章

我和索菲娅·利奥尼兹逐渐熟悉起来是在埃及，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。她在外交部派驻那里的一个机构中担任着相当高的行政职务。我是以官方的资格和她第一次相识的。不久，我便十分欣赏她的办事效率了，就是这种效率使她获得了当时的地位，尽管她还很年轻（当时她只有二十二岁）。

她不但雍容大度，头脑清晰，而且还有一种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不带偏见的幽默感。我们成了朋友，她是一个很容易谈得拢的人，在一块儿吃吃饭或偶尔跳跳舞，使我们都感到其乐无穷。

所有这些感情我都能体会得到，但是当战争在欧洲结束，我接到去东方的命令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我别有一种感情——那就是我爱上了索菲娅，我想娶她。

我发觉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正在谢泼德饭店吃饭。出现这样的想法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震惊。只不过是明确地认识到了——一个长期以来就熟悉的感情罢了。我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目光端详着她——不过，我看到的还是我久已了解的她。我喜欢我看到的一切：她额前得意地跳动着的黑黑的卷发，生气勃勃的湛蓝的眼睛，方方的倔强的小下巴，笔直的鼻梁。我喜欢那身剪裁精良、做工考究的淡灰色衣服和那干净利索的白衬衣。她有一副使人赏心悦目的英国气派。这对我这个离开故土已有三载的人来说显得格外醒目。我想，没有人比她显得更有英国味儿了——可是，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疑惑，她所表现出来的英国味儿是否当真就是或可能就是那么地道呢？她的真实面目和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同样完美无缺吗？

当我们一起谈话，一起探讨各种问题，一起讨论我们的所喜和所厌，讨论未来和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及熟人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毫不隐讳地想到这一点——索菲娅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身世和家里的人。我的一切她都已了解（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，她很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），而我对她却一无所知。我想，她的背景是很一般的，可是她从来没有谈过。直到眼下，我才意识到这一点。

索菲娅问我正在想什么。

我老实地答道：“正在想你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她说道。她的话听起来就好像她真的明白了似的。

“我们也许几年不能再见了，”我说，“我不知道我什

么时候才能回英国。不过，我一回到英国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看你，并且请求你嫁给我。”

她听完这话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她坐在那里，抽着烟，没有看我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我有些紧张，担心她没有理解我的话。

“听我说，”我说道，“有一件事，我决意不做，那就是请求你现在就和我结婚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不成的。首先，你可能会拒绝我。那我就会黯然神伤而去，也许仅仅是为了恢复我的虚荣心，就会去和某个极要不得的女人混在一起。倘若你不拒绝我，我们又该怎么办呢？结婚，然后又马上分手吗？还是订婚，然后定下心来长期等待？我不忍心让你这样做。你也许会另有所遇，而又感到不得不对我‘忠诚’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、近似发狂的、风云变幻的环境里。结婚、恋爱和破裂司空见惯。我愿意设想你回到了家乡，自由自在，独立生活，在周围的环境中多看一看，估量一下战后的新天地，然后再决定你希望怎样。索菲娅，你和我之间的一切必须永远不渝，任何其他婚姻对我都毫无价值。”

“对我也一样。”索菲娅说道。

“另外，”我说，“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——嗯——我内心的感情。”

“但又不带任何过分的热情吗？”索菲娅喃喃地说。

“亲爱的——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尽力不说出我爱你——”

她打断我的话。

“我完全明白，查尔斯。我喜欢你这种滑稽的处理问题

的方法。你回国的时候，你也许会去看我——假如你依然想去的话——”

这次轮到我打断她的话了。

“毫无疑问，我一定会去的。”

“什么事情都是打着问号的，查尔斯。使希望破灭的不测风云也许总是存在的。譬如，我说一件事吧，你不大了解我，对吗？”

“我甚至不知道你住在英国的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住在斯温利·迪安。”

我颌首表示知道伦敦远郊这个著名的地方，那儿以有三个城里的金融家们出入的高级高尔夫球场而自豪。

她神思恍惚地柔声说道：“住在一幢小小的怪屋里……”

我当时一定是流露出了略有些吃惊的神气，因为她像是被逗乐了，于是她不厌其烦地引用一句话作了一番解释。

“‘他们都同住在一座矮小的怪屋里。’我们的房子就是这样的。不过，事实上它并不那么小，但的确的确是歪歪扭扭的、怪里怪气的——草草建成的三角山墙，还半露着木头！”

“你出身一个大家庭吧？有兄弟姊妹吗？”

“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妈妈，爸爸，一个叔叔，一个婶婶，爷爷，一个姨奶奶，还有一个继祖母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！”我不禁脱口喊了出来，马上又觉得有点儿难为情了。

她笑了起来。

“当然了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并不都住在一起，这种情

况是战争和猛烈的空袭造成的——不过我不很清楚。”

——她沉思地皱起了眉头——“也许这个家庭在精神上一直都是住在一起的——全都在我爷爷的监督和保护之下。我爷爷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。他已经八十多岁了，身高大约有四英尺十英寸，^①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黯淡失色的。”

“听起来，他好像挺有意思。”

“他很有意思。他是个从士麦那^②来的希腊人，叫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兹，”她眨了眨眼睛，补充说道：“他极有钱。”

“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谁还会有钱呢？”

“我爷爷会的，”索菲娅肯定地说，“不，敲有钱人竹杠的策略对他毫无影响。他就专敲那些敲竹杠的人的竹杠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他？”她接着说道。

“你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喜欢他胜过世上的任何人。”索菲娅说。

① 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。四英尺十英寸约等于一米四七。——译注。

② 即今土耳其的伊兹密尔。——译注。

第二章

两年多以后，我回到了英国。那两年的日子可真不容易熬啊。我给索菲娅写信，也常常收到她的回信。她的信和我的信一样，并不是情书。它们是密友之间往返的书信——信里谈的是各种观点和想法，以及对日常生活动向的议论。然而，我明白，无论就我自己，还是就索菲娅来说，我们相互之间的感情已经是日久弥深，益加牢固了。

我是在九月里一个潮湿而灰蒙蒙的日子返回英国的。晚照中的树叶一派金黄，天公像是开玩笑似地刮起了风。我从机场给索菲娅拍了一封电报。

“刚刚抵达。请今晚九点在马里奥饭店吃饭，查尔斯。”

两三个小时以后，我坐在那里翻阅着《泰晤士报》。当浏览到“生育、婚嫁和讣告专栏”时，我的眼被利奥尼兹这个名字吸引住了：

九月十九日，斯温利·迪安区，三角山墙宅，
哀启者，布伦达·利奥尼兹，亲夫阿里斯蒂
德·利奥尼兹先生不幸去世，享年八十八岁。
特此泣讣。

紧接着下面还有一个通告：

利奥尼兹讣告——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兹，
在其斯温利·迪安的三角山墙宅溘然去世。
哀启者，其子辈孙辈等众。花圈径送，斯温
利·迪安区，圣埃尔德雷德教堂。

我觉得这两项通告有些奇怪。看来似乎是由于办事人
员出了差错，才造成了巧合。不过，我一心想的是索菲娅，于
是急忙又给她发了一封电报。

“惊悉乃祖仙逝。哀甚。请告于何时晤面，查尔斯。”

六点钟的时候，我在我父亲家接到了索菲娅打给我的
电报，上面写着

“九时到马里奥饭店。索菲娅。”

想到又要和索菲娅见面使我又紧张又激动，时间爬得
太慢，真叫人心焦。我到马里奥饭店的时间太早了，等了二
十分钟。索菲娅只晚到了五分钟。

和一个你长时间没有见面，但在此期间你常系心萦怀
的人重逢，总是一件叫人冲动不已的事。当索菲娅终于穿过

转门走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会面宛如在梦幻之中。她身着黑色的服装，这使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惊讶之感。其他的女人大部分都穿着黑色的晚服，可是她穿着的黑衣使我不禁想到这显然是一身丧服——但是，索菲娅确乎成了一个穿黑丧服的人，这使我感到惊讶——即使是为一位至亲。

我们喝了鸡尾酒——随后便走去找桌子。我们谈得很快，很兴奋——相互询问着在开罗的那些日子里的老朋友。这场谈话很不自然，不过这冲去了我们多年后初次见面的尴尬。我对她祖父的死表示了哀悼，而索菲娅却平静地说，这件事来得“太突然了”。随后，我们又叙起旧来。我开始不安地感到有些事情不对头了——我指的是，这里面有一种与久别重逢自然会产生尴尬不一样的东西在作怪，是索菲娅本人有些不对劲，明显的不对劲。也许她是想告诉我，她已经找到另一个她爱他胜于爱我的男人吧？也许她是想告诉我她对的感情“完全是一个误会吧”？

不知怎的，我认为事情不会是这样的——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继续着我们之间的不自然的谈话。

后来，当侍者将咖啡放在桌子上，躬身退去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一切都集中到一点上来了。此时此地我和索菲娅又坐在一起了，就像以前常常坐在餐厅的小桌旁那样，仿佛这些年我们从来也没有分别过似的。

“索菲娅。”我说。

她马上就应道，“查尔斯！”

我深深地松了口气。

“谢天谢地，那些都过去了，”我说，“刚才咱们是怎么搞的？”

“也许是我不对。我太傻了。”

“可是，现在好了吧？”

“对，现在好了。”

我们相互微笑着。

“亲爱的！”我说道，“你什么时候嫁给我？”

她的微笑消失了。那作怪的东西，不管那是什么，重又出现了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查尔斯，我没法肯定我能否嫁给你。”

“可是，索菲娅！为什么没法肯定？是因为你觉得我陌生吗？你是不是想再熟悉我一段时间？还是你有别的人了？不——”我没有往下说，“我真是傻瓜，不会有这种事的。”

“是的，没有。”她摇了摇头。我在等着。她压低嗓音说：

“是因为我祖父去世了。”

“你祖父去世？那又怎么样呢？那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你不是说——你肯定不会这样想的——是因为钱吗？他没有留下钱吗？但是，肯定，最亲爱的——”

“不是因为钱。”她闪过一丝笑意。“我想，你是很愿意像老话说的那样，‘要的就是我这个人’。再说，我爷爷一辈子也没损失过一分钱。”

“那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就是他的死呗——你知道，查尔斯，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一——死了。我想，他可能是一——被人害死的……”

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

“可是——你真是异想天开呀。是什么使你这样想的呢？”

“我没有这样想。首先是医生的举动令人猜疑，他不肯在证书上签字。他们准备验尸。很清楚，他们对这事有怀疑。”

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和她抬杠。索菲娅很有头脑，她过去所下的任何结论都是可靠的。

于是，我认真地说道：

“他们的怀疑也许理由不充分。不过，撇开这个不谈，就算他们是有道理的，这对你我又有什么影响呢？”

“在一定情况下，就会有影响。你在外交部工作，他们对部员的妻眷是很挑剔的。不——用不着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，你肯定会说那些话的——而我也相信你确实是那样想的——从理论上说，我也同意你要说的话。可是，我是有自尊心的——我的自尊心太强了，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——我不希望因为爱情而牺牲什么东西！而且，我也说过，它也许会圆满结局的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医生——也许弄错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即使医生没搞错的话，那也没什么关系——只要找到真正谋害他的那个人就行了。”

“索菲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事说起来真让人难受。不过，一个人毕竟还是可以做到老老实实的。”

不等我再说话，她就抢着说道：

“不，查尔斯，我不想再说什么了。也许我已经说得太多了。不过，我今晚决定来和你见面——是为了亲眼看看你，让你明白，在这件事搞清楚之前，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定下来。”

“至少，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吧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想说。”

“可是——索菲娅——”

“不，查尔斯。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。我想让你从局外人的观点毫无偏见地来看待我们。”

“可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”

她望着我，湛蓝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光芒。

“你会从你父亲那里知道的。”她说。

在开罗的时候，我曾经告诉过索菲娅，我父亲是苏格兰场^①的厅长助理，现在他仍然担任着这个职务，听了她的话，我感到心里沉甸甸的。

“那么，这件事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吗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的。你看见门边的那张桌子上独自坐着的那个男人了吗？——就是那个长得挺英俊的，呆头呆脑的，看上去像在军队里干过的那个人。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我今天晚上上火车的时候，他就在斯温利·迪安车站的站台上。”

^① 即伦敦警察厅。——译注。

“ 你是说，他在跟踪你？ ”

“ 对了。我想，我们全都——怎么说才好呢？——被监视了。他们或多或少地暗示过，要我们最好都不离开我们的住宅。可是，我决意要来看你。 ”她那小小的方下巴好斗地向前一伸。**“ 我是从洗澡间的窗户爬出来，顺着水管溜下来的。 ”**

“ 亲爱的！ ”

“ 不过，警察也很干练。当然，我还给你拍过一封电报。哦——没什么——我们在这儿——在一起了……可是从今以后，我们俩都得各自唱独脚戏了。 ”

她顿了顿，又补充说道：

“ 毫无疑问，这对我们的爱情来说是不幸的。 ”

“ 是啊，毫无疑问， ”我说道，**“ 不过别说不幸的。尽管经历了世界大战，可你我都活下来了。我们多少次在九死一生中闯出了死神的手掌啊——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老人的突然去世就——顺便问一下，他多大年纪了？ ”**

“ 八十七岁。 ”

“ 对了。《泰晤士报》上提到了他的年纪。要是你问我的话，我认为他是寿终正寝的，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普通医生都会承认这个事实。 ”

“ 倘若你认识我祖父的话， ”索菲娅说，**“ 你就会对他的死感到特别意外了！ ”**

第三章

我对我父亲的警务工作向来是颇有兴趣的，然而当我要对这一工作发生直接的、与个人有关的兴趣时，我倒毫无思想准备了。

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。我到家的时候，他出门去了。我洗完澡、刮过脸、换好衣服，就出去和索菲娅会面了。可是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格洛弗告诉我，他正在书房里。

他正坐在写字台旁，蹙眉看着一大堆文件，当我走进去的时候，他跳了起来。

“查尔斯！哦，哦，好长时间不见了。”

经过五年的战争之后，我们见面的情景会使一个法国人感到扫兴的。其实，我们欢聚的感情一丝未减，我们父子的情意甚深，相互也很能理解。

“我有点儿威士忌酒，”他说，“你说，什么时候喝吧。不

巧得很，你到家的时候我出去了。我的工作把我忙得四脚朝天，刚刚还出了一件倒霉的案子呢。”

我靠在自己坐着的椅子上，点燃了一支烟。

“是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兹的案子吧？”我问道。

他的双眉蓦地往下一沉，好像打量我似地迅速地瞟了我一眼。他的问话不失大雅然而又断然有力。

“查尔斯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那么，我说对了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？”

“接到了情报嘛。”

老头子在等着。

我说：“我的情报是从它的窝里来的。”

“说吧，查尔斯，说给我听听吧。”

“你也许不喜欢听，”我说，“我是在开罗认识索菲娅·利奥尼兹的。我爱上她了，打算和她结婚。今天晚上我已经和她见过面。我们一起吃的饭。”

“她和你一起吃的饭？在伦敦？我真想不通她是怎么去的！她们全家都被要求——哦，非常礼貌地被要求留在原地的。”

“是这样。她是顺着洗澡间窗口的管子爬下来的。”

老头子的嘴唇动了动，又微笑了起来。

他说：“她好像是一个满有办法的年轻小姐嘛。”

“可是你们的警察也够能耐的，”我说，“一个漂亮的军人模样的人一直把她跟到了马里奥饭店。在你接到的报告中我会被描述一番的。五呎七吋高，棕发，棕色的眼睛，穿一

身深蓝色细条子的便装，等等。”

老头子严厉地望着我。

“这是一——当真的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当真，爸爸。”

沉默有顷。

“你在意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一个星期之前我是不可能在乎的。他们是一个公认的好家庭——那姑娘会很有钱的——而我又了解你，你不会轻易地失去理智的。从现在说嘛——”

“怎么样，爸爸？”

“也许没什么问题，如果——”

“如果什么？”

“如果恰恰是那个人作的案的话。”

这是那天晚上我第二次听到“那个人”这个词儿了。我开始发生了兴趣。

“到底谁是那个人呢？”

他目光犀利地瞟了我一下。

“这件事你知道多少？”

“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也不知道？”他惊讶地望着。“难道那姑娘没告诉你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说她宁愿让我从一个局外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切。”

“那我倒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了。”

“难道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？”

“不，查尔斯。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目了然的。”

他蹙着眉头，来回踱着，刚才点燃的雪茄已经灭了。这恰好向我表明，老人家的心理是多么烦乱。

“你对她们家有多少了解呢？”他看了我一眼。

“真倒霉！我就知道那个老头有许多子子孙孙。有不少媳妇女婿。至于其他各房亲属，我还没搞清楚呢。”我停了停，接着说道，“爸爸，你最好告诉我一些内情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他坐了下来。“那很好——我从头说起吧——从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兹说起。他是二十四岁的时候到英国来的。”

“是个从士麦那来的希腊人。”

“对此你很了解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可我所知道的也就到此为止了。”

门开了，格洛弗走了进来，说塔弗纳总警督来了。

“他负责这个案子，”我父亲说道，“我们最好叫他进来。他一直在对那个家庭进行核查。关于他们，他知道得比我多。”

我问了一下，地方警察是否已经来过苏格兰场。

“那是我们的管辖范围。斯温利·迪安是伦敦的一部分。”

当塔弗纳总警督走进房间来的时候，我向他颌首致意。多年之前我就认识塔弗纳了。他热情地问候我，祝贺我平安回国。

“我正在向查尔斯介绍情况呢，”老头子说，“塔弗纳，要是我说错了，你就纠正。利奥尼兹是一八八四年来到伦敦